

江 湖 娘 女 .

612714

江湖狼女

下册



00463961



农村读物出版社

175320



00398485

目 录

前 言

(一) 为什么要学习书法·····	(1)
(二) 学习书法要学习些什么·····	(2)
(三) 怎样学习书法·····	(4)
一、 汉字形体的演变·····	(5)
二、 写字姿势与执笔方法·····	(10)
三、 运腕和运笔(用笔)·····	(14)
四、 基本笔画的写法·····	(27)
五、 结构与布局·····	(35)
六、 临摹方法和注意事项·····	(53)
七、 正楷书法发展概况、正楷名家书体及其简历·····	(59)
八、 笔、墨、纸、砚·····	(67)
附 录:	
(一) 楷书基本笔画举例·····	(73)
(二) 部首字选录·····	(77)
(三) 各种结构形式举例·····	(80)
(四) 历代书法名家碑帖选录·····	(88)

十

夏素芸想了想，道：“我先把你藏起来，我一个人便什么也不怕。”

苦苦一笑，杜雷道：“这是人家的地方，如何藏法？”

夏素芸溜转着眼珠子……

杜雷道：“夜猫子，你快走，机会稍纵即逝，你脱了身，最多我一个人死，否则全活不了了，你离开之后，如果他们不立刻杀我，你还有机会救我……”

夏素芸微摆着头道：“让我好好想上一想，看情形……铁婆婆很可能会揭开庄芙蓉之谜……她的反应太怪……也怎么会放心留下我们带走手下人呢？”

她在地板上踱步，深深地想。

人影一晃，“铁心婆婆”又回到房里，脸色仍很难看，但很显然没有敌意存在。

“铁婆婆，我左脚少了一个脚趾……什么原因？”

“不要多问。”顿了顿：“你说你是孤儿？”

“是的！”

“爹娘如何死的？”

“爹是谁不知道，娘是在我三岁时死的，最初收留我的恩人这样告诉我。”

“为什么要找庄芙蓉？”

“这……我娘在生下我不久后就发了疯，常念这三个

字，谁也不知道原因，我要揭开这个谜。”

“铁心婆婆”沉默下来，像在想什么，久久之后——

“听着，夜猫子，庄芙蓉此人已经不在人世，不必再找，更不能提，远走高飞，否则必遭杀身之祸。”

“为什么？”夏素芸骇怪不已，为什么“铁心婆婆”突然改变态度？这当中有什么文章？

“不要问，你必须牢记我的话。”

“庄芙蓉是什么人？”

“永远忘掉这名字！”声音突变严厉。

“夜猫子，你就听话不要问吧！”杜雷插上口：“我们……远走高飞，何必为了一念好奇而招祸患。”

夏素芸心思剔透，一听便领悟杜雷言中之意，虽然情况演变得更奇诡，但得先谋脱身，才有机会追究根底。

“好吧！忘掉就忘掉！”

“你两人快走！”

“他……不能行动。”

“点他玉枕、灵台二穴。”

夏素芸立即照做，禁制一解，杜雷站了起来。

“铁心婆婆”挥手道：“快离开！”

夏素芸望着杜雷，意思是问他能不能行动，杜雷点点头，两人深深望了“铁心婆婆”一眼，举步离开。

到了院子里，只见一片空荡死寂，半个人影也没有。

“对了，要饭的，你那铁盘子……”

“没啦！”

“那是你的武器，丢了……以后怎么办？”

“那有什么办法！”

“拿去！”夏素芸从怀中取出铁盘。

杜雷接过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要饭的，快走，我们得真的走远些。”

※※※

※※※

※※※

这是离城很远的坟场。

杜雷和夏素芸各据了一个坟头，这里视线开阔，不必顾虑有人接近，可以放心的谈话。

“夜猫子，那铁心婆婆的作法令人莫测。”

“我始终想不透。”

“我以为问题出在你那个脚趾头上……”

“对方不肯说……我无从想像。”吁口气：“真要命，那里去买鞋袜，光着脚我走不动，也不像话……”

“等天亮我去想办法！”

“要饭的，那老虔婆说庄芙蓉死了，不许我们再提，也不许追究，要我们忘了这名字远走高飞，这是什么鬼事？”

“难道她就是……”

“我也这么猜，可是……这算什么呢？如果是怨，她大可杀了我们，如果是恩，她为何不说出真相？我娘在发疯之后，为什么只念这名字呢？”

“噢！对了，莫非令堂曾经是造化门的弟子？”

“这很难说，家师说，我娘当初是重伤不死……”

“夜猫子，事情怪在先父所遗血字，为什么也是芙蓉？”

“不找到庄芙蓉，谜底无法揭开。”

“可是铁心婆婆说她死了？”

“我不信。”

“我认为她是庄芙蓉的成份很大。”

“我一定要想办法证实。”

“夜猫子，今后我们的行动将大受限制。”

“那你就当夜叫化，我们全在晚上活动。”

这是句笑话，但也是句实话。

杜雷突地起身道：“趁天没亮，我得去赶办一件事，马前辈不知道我脱险，定然全力追查，势必节外生枝，我不想连累丐帮弟子，你等着，我办完事顺便给你带鞋袜来。”

夏素芸道：“不必，鞋子得合脚，而且你一个要饭的也不能出面去买女人鞋袜，那边有小镇，恁我的本领手到拿来。”

笑了笑，杜雷道：“那也好，我们怎么会合？”

夏素芸道：“明天日落时份，仍在这地方吧！”

点点关，杜雷道：“那我就走了！”依依地望了夏素芸几眼，才弹身奔去。

夏素芸独坐坟头，满脑子都是“铁心婆婆”的影子，头几乎想炸，始终无法想出任何端倪。

这种怪事，想多了的确会使人发狂。

“回头去看看！”她打定了主意，退下长衫，撕成布条，紧紧缠在脚上，暂代鞋袜，然后弹身扑奔佟家祠堂。

※※

※※

※※

四更将尽的时刻。

夏素芸又回到了佟家祠堂，翻墙越屋走夜路是她的看家本领，她溜进了祠堂，幽灵般逡巡了一圈，发现最后进靠边的一间房里有灯光。

这种时份灯还亮着，房里必定有人，她掩了过去，远远见房门外有人影在晃动，房门却是关着的，于是她赶到房后方向，凑近窗隙向里窥望。

这一望，使她的心房收缩起来。

房里点着灯，两个人对立，一个是“铁心婆婆”，另一个赫然是那贵妇人，地上，横陈着两具尸体，竟然是那两名挟持杜雷，跟着“铁心婆婆”的壮汉。

两名壮汉是怎么死的，莫非是杜雷心有未甘来下的手？

照偷来的锦盒中册子所载，花百万是造化门的分坛之主，而这贵妇人与花百万有一手，她在造化门中是什么身份？

“铁心婆婆”的脸色十分难看。

“铁总管，你说来人的身手高得惊人？”贵妇人语带激愤。

“唔！简直深不可测，救走人还毁了两条命。”

夏素芸惊诧到了极点，暗忖：“铁心婆婆放走了自己和杜雷，这两名手下是她当场带走的，显然她是杀人灭口，现在又编这故事，到底是为什么？从语气神情看，这贵妇人的地位比她高……”

“想不到会发生这等意外，我想不出这厉害的对头是谁。”

“我也想不出。”

“还是要全力逮那臭要饭的。”

“事实证明那小子只是化身乞丐，并非丐帮弟子，身手也着实惊人，如何才能查出他的来路呢？”

“把总坛的弟子调到开封来协力办事。”

“我认为我们是中了敌人的诡计……”

“怎么说？”

“传言关外黑道总监派高手进关，要先毁开封分坛是假的……”

“何以见得？”

“本门与关外总监从未结过梁子，自是跟武士堡暗有联络，同时本门一切活动均属秘密，没向外打过旗号。”

“总坛分坛是高度机密，也不可能泄出江湖，江湖上仅知有本门之名，而不知其实，故而可以断定这是有人暗中捣鬼，引诱本门出头。”

“是谁如此做？有何目的？”

“这就不得而知了。”

“依总管之见呢？”

“静以观变，按兵不动。”

“不，我们的敌人已经出现，就是现在对我们采取行动的人，我要追查到底，对敌人宽容，便是对自己残忍。”

“那臭要饭的是敌人爪牙之一，必须追出他幕后的人，今晚杀人劫囚的当是更重要的敌人。”

“铁心婆婆”默然。

窗外，夏素芸在想：“情况已变得扑朔迷离，敌我不分，铁心婆婆一直在说谎，原因何在？难道她是造化门暗敌之一，抑是另有企图？可是身份总管，必是门主亲信之人，怎么可能呢？”

“铁总管，敌人可能就在暗中窥视，我们得多加小心！”

扬手扇灭了灯火，以下是低语。

夏素芸机警地隐入暗中。

以后再没有任何声息。

※※※

※※※

※※※

拂晓时分。

杜雷来到“马脸丐”栖身的陋巷破屋，述说了一切经过。

“马脸丐”拥在破被里，久久不作声。

杜雷静静坐在床前破木椅上，心思相当紊乱。

“小子，铁心婆婆是个关键人物……”马脸丐开了口。

“是的，晚辈也这么想。”

“照你所说的，夜猫子与铁心婆婆之间，定有某种关系存在。”

“嗯！”

“我们的策略成功，引出了造化门的人，但以后的行动相当棘手，主要的不知道庄芙蓉为何许人，当年的不幸事件，庄芙蓉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是敌还是友，如果……”

“如果什么？”

“设法逮一个造化门的活口，先查明庄芙蓉的身份，然后才能循线揭开谜底。”

“晚辈正想这么做。”

“你已经成为对方追逐的目标，不能再以现在的姿态出现，你改装吧，别再混充化子了，如果再节外生枝，老要饭的对门中上下不好交待，同时你也寸步难行。”

杜雷考虑了许久。

“是，晚辈遵命改装。”

“你能不用那铁盘子么？”

“可以，晚辈事实上是长于用剑，只是剑没有带在身边。”

“很好，老要饭的在没讨口之前，有把好剑，这辈子已经派不上用场，正好送给你用。”

说完，下床在壁洞里摸出一个破布卷，解开来，里面是一柄古色斑烂的长剑。

天色已经大亮，破屋子到处是洞，光线比任何房屋好。

杜雷恭敬的接受了赠剑。

“小子，你好好呆着，我要人替你办行头。”

“是！”



夕阳余晖中，一个年轻英俊的武士，行走在城厢的大道上。

他，正是返本还原的杜雷，他要在日落时分赶到坟场去会夏素芸。

当惯了化子，地上坐，草里躺，一下子改变过来，真是浑身的不自在。

晚霞逐渐收，坟场在望，杜雷遥遥举目，约定的地方，不见夏素芸的影子，心想：“夜猫子可能还没来，约定的时分已到，大概也差不多了，先来先等吧！”

忽地，杜雷发现一顶小轿停在岔向坟场的小路口，不由心中一动，这虽是条大路，但并非官道，这轿子装饰华丽，不像是乡下人坐的，也不像长途便轿，偏又停在这种地方，这可透着古怪。

心里想着，人已到了轿边，两名轿夫正准备抬轿起行。轿子侧后方，站着个秀逸的中年文士。

杜雷瞥了那中年文士一眼，笔直往前来，他不敢岔进小路，这种时分进坟场是会令人起疑的。

才只走得几步，身后一个清朗的声音道：“兄台请留步！”杜雷心中一动，止步回身，那中年文士已站在身前。

“阁下有何指教？”

“我们……似乎在何处见过……”

“这……可能么？在下一向眼拙，请问……”

“区区姓贾，草字一夫，外号‘武林秀士’！”

“哦！阁下也是武林同道，失敬！”

“那里，请教兄台……”

“在下姓杜！”

“杜少侠，幸会！”

双方面面对视，杜雷突然感觉到对方那双晶亮的眼睛的确似曾相识，可是对方已报了名号，完全陌生，既然是江湖人，也有可能在那里见过而不会交谈。

“恕在下眼拙，想不起何处见过贾大侠。”

“好说，区区也是如此，大侠之称可不敢当。”

“贾兄是进城么？”

“噢！伴舍妹出城探亲回头，杜少侠是赴约会么？”

“约会？”杜雷立时提高了警觉：“贾兄这话……”

“荒郊日暮，少侠一个独行，又不是上路的样子，所以冒昧一猜。”

“在下是有个小约会。”

“啊！区区一见少侠，便觉得似曾相识，这是投缘，如果不弃的话，请到城里钟鼓楼旁蜗居一叙，就在花百万左侧紧邻，很容易栈的。”

“在下有暇一定拜访。”

“区区诚候，告辞！”

互相抱拳之后，人轿冉冉而去。

晚霞尽，黄昏来临。

杜雷从另一边进入坟场，来到和夏素芸约会的地点，坐下来等，半个时辰过去，不见夜猫子的人影，不由大感焦躁。

夜猫子除非临时有急事，不然不可能失约。

是不是该等下去呢？

他又想起姓贾的那只似曾相识的眼睛，对方殷殷相邀过访，而住的地方是花府紧邻，而花府实际上是造化门的分坛，他敏感地想到了造化门，难道那姓贾的是那路数？

突地，他发现坟间有撕碎的布片，捡起一看，布片的颜

色，正是夜猫子改扮儒装的服色，他的心猛跳起来。

难道夜猫子已遭了意外？

他又苦苦思索那双似曾相识的眼睛。

一个时辰过去了，已是起更时分，仍然不见夏素芸的踪影。

他猛可里蹦了起来，他想到了那双眼睛，是贵妇人的眼睛，人，无论如何改变形貌，眼睛是不变的。

由此推论，那轿子里定是夏素芸无疑。

贵妇人能在扬指之间使人失去抵抗力，她变成了中年文士，夏素芸再机伶也防不到这一着。

他弹身疾追下去。

一直追到城里，不见人轿的影子，不由大为沮丧。

如果立即就去拜访，必然引起对方疑心，可是又担心夏素芸的安全，他怔在大街上不知如何是好。

他耳边响起了“马脸丐”的训诫：“忍！忍！忍！”

他忍住了，如果冒昧行动，不但救不了人，本身的后果也难料，假如一切都如所料，那里是龙潭虎穴。

于是，他决定忍到明天。

※※※ ※※※ ※※※

是午前的一个时辰。

杜雷来到了花府左侧的一道大门边，门户不大，中等人家。

他一再自我警惕，必须沉着应付，见变不惊。

他上前叩门。

门开了，应门的是个老苍头，上下打量了杜雷几眼，堆下笑来。

“尊驾定是杜少侠，主人已经吩咐过……”

“在下正是。”

“请！请！”

“先通禀一声如何？”

“用不着，主人不喜欢俗套，何况是专程候驾的，请随小老儿来！”

杜雷力持镇定，跟着老苍头向里走去，穿过庭院，迎面是正厅，老苍头不请客人厅，迳转向隔院中门。

“禀主人，杜少侠到！”老苍头在门外高叫出声，然后侧身肃客道：“少侠请进。”

杜雷从容步入中门。

门里是个小花园，花木掩映中有座亭子。

“失迎！失迎！”贾一夫从亭子方向迎来。

“冒昧之至！”杜雷迎着抱拳。

“杜兄光降，蓬华生辉，请上亭小坐！”

“请！”

两人并肩来到亭外，杜雷一眼瞥见亭子里坐了个少女，而这少女，赫然就是夏素芸，骇然惊震中他住了步。

贾一夫的目光紧紧盯在杜雷的面上。

幸而杜雷心理上早有准备，不然当场就会被揭开真面目。

“杜兄怎么啦？”

“亭里是……”

“是舍妹，自幼多病，连行动都不便。”

“在下初次造访，这……”杜雷边说边转念头，夏素芸分明是被制住了，制人的手法可能跟对付自己的一样，有意如此安排，目的是想藉以测出自己是否夏素芸的同路，想到这里，神色更从容了。

“你我一见如故，不必拘礼！”贾一夫风度极佳。

杜雷举步入亭，朝夏素芸一揖，道：“贾姑娘，在下失礼了！”

贾一夫引介道：“这位是杜少侠，愚兄的新交！”

夏素芸微微点了点头，道：“杜公子，恕我不便行礼！”眼里是茫然之色，她一下子没认出是要饭的。

贾一夫没看出破绽，双双落座。

夏素芸目光不离杜雷，杜雷不敢看她。

“贾兄一向少在外行走？”

“只偶尔出游，全是为了照料弱妹的缘故。”

“手足情深，可敬！”

“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命运天定，只有顺天应命了！”说完，朗声一笑，表示他为人豁达。

夏素芸已经认出是杜雷了，芳心相当激动，但她比杜雷更老练，更能沉得住气，把目光转向亭外看花。

杜雷知道所踏是什么地方，面对的是什么人，他必须步步为营，随机应变，只要有一点错失，后果便不堪设想。

最使他安慰的是夏素芸还好端端地活着，只要人活着，

什么都好办。

贾一夫拍了拍手掌，两名婢女快步行来。

“把小姐扶到后面休息。”

“是！”

两名婢女进亭，左右挟扶起夏素芸，夏素芸两眼向前直视，没理会贾一夫，也没看杜雷一眼，的确像染有沉疴的弱女，可怜兮兮地被扶走。